

□ 荷花池

意见。我们成建制地对口到富士重工学习，收获颇丰。后来我们与法国雪铁龙谈判期间，购买了两辆轿车，把一辆全拆成零件，让汽车设计师搞明白零件结构，让工艺师搞明白是怎么制造的，让材料师搞明白是什么材质……

1992年因我爱人调北京工作，我们回到了北京，又可以和舞蹈队的老同学们欢聚一堂了。

大家退休后，除了经常参加校友舞蹈队活动外，舞蹈队的同学仍像当年一样充满上进心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有的学

弹钢琴，能弹很多高难度的曲子；有人学画素描，笔下人物栩栩如生。我则自学了AutoCAD、Photoshop及MIDI作曲。虽然我们年纪老了，但我的心还年轻。

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是我在舞蹈队收获了我的爱情。陈清泰是汽二的（1957年入学），我是电六的（1960年入学），不是一个系不是一个年级，是舞蹈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。除我俩外，黄迺章、陈明浦，胡昭广、殷勤藻，魏熙照、马丽也是在舞蹈队喜结良缘的，我们很幸运很幸福，感谢舞蹈队。

二校门前有条河 ——似水流年的清华往事

○金笠铭（1969届土建）

二校门前有条小河，她静静地流淌着，既无声响，又无波澜；既不炫耀，也不虚张。她平静的水面下，不知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瞬间；她平缓的河岸旁，年复一年演奏着大自然的四季乐章。

我从童年到青年的大部分时光，都与这条小河有不解之缘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家从城里搬到小河南岸的照澜院18号乙。照澜院建成于1921年，由10所西式丹顶洋房和10所中式四合院组成，是清华以前的教授住宅群，当时称为南院，1934年以后改称旧南院。1945年抗战胜利清华园复校后，由朱自清提议将“旧南院”的称呼按照谐音改称字面文雅的“照澜院”。先后在这里居住过的著名人士有赵元任、梅贻琦、俞平伯、马约翰、钱伟长等。可以说在这些灰色老房子里藏匿着清华厚重

的历史与文化的底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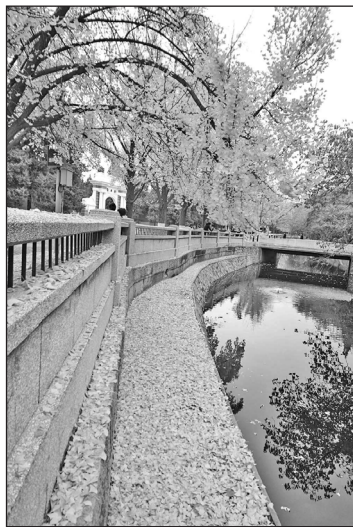
钱伟长先生的家就在16号，与我家隔了一个院子，现在是清华纪念品服务部。我家院门朝西，正对着通往二校门前的马路，出家门不远，就来到了河旁。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，河旁长满了奇花异草，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光顾的乐园。春日里，我喜欢去河边看着小蝌蚪在水中游窜；夏日里，又常常伴着河边聒噪的蛙声进入梦乡；秋日里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会在傍晚借着手电的光亮，到岸边的水草和石缝中去领略摸到小螃蟹的刺激；冬日里，我们又会坐着自制的小冰车在河面上疯狂追逐。静静流淌的小河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乐趣。

小河流淌着，勾连起我从小到大难以忘怀的记忆。我们几个淘气包想尽了法

子，在小河边玩耍。用瓦片打水漂，吓喷在河边钓鱼的人；用弹弓打麻雀，常打破照澜院某家人的玻璃窗；用树胶粘知了，再把知了带到学校，塞进女生的课桌……连小猫小狗见了我们都躲得老远。一天，我们又来到桥头淘气，我一个恍惚，落到了河中。我二哥金砚铭和其他小伙伴们急呼救人。一位身穿大褂的大学生二话不说，几个箭步飞奔过来跳入了河中，在齐胸深的水中把我抱起，这时我已不省人事，醒来时已躺在了家里的大床上。妈妈竟忘了问那位大学生的姓名，这成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遗憾。

小河流淌着，相似的险情多次再现，但遇险的换成别的孩子，救助者仍多为路过的大学生和教职工，他们也常常是不留姓名的普通人。但是，在我的幼小心灵中，却再也抹不掉这些普通人的义举，那时的大学生成了我们既羡慕又崇敬的一群高人和善人了。

小河流淌着，沿着小河顺流而下，在老校区电机馆（20世纪50年代初曾为航空



系馆），临河处有个露天的飞机陈列场，有一架美式飞机成了我们最喜欢摆弄的大玩具。这架飞机似乎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从北

平逃跑时被解放军迫降的。1949年初，我家还住在与东单飞机场毗邻的江擦胡同。一日，我大哥金竞铭和六哥金壁铭曾背着我，目睹了国民党中央军乘飞机仓皇逃跑时的一幕。那些残兵败将拼命往飞机上爬，机舱内容不下，一些人甚至爬到了飞机翅膀上，可见其狼狈不堪，而他们乘的美式飞机正是陈列在清华航空系场地上那种机型。

我放学后时常坐在院门外的台阶上，好奇地注视着匆匆而过的各种路人和外面的成人世界。当时正值“抗美援朝”时期，号召各行各业捐献飞机大炮，河南的豫剧名角常香玉捐了一架战斗机。我妈也张罗了几位教授太太做了点贡献，她自小受到开餐馆的父亲影响，会做非常可口的烧饼、麻花、油条。她们就每天起个大早，做好了几脸盆在二校门小桥头卖早点，卖的钱全部捐献给国家，常常一端出去，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路人抢光。我是眼巴巴看着让人垂涎欲滴的丰盛早餐却难尝上一口。妈妈总安慰我：“以后我会单做给你的。”但等我长大了，也未能享受这种口福啊！那时的清华园里，教授太太卖早餐，教授太太扫大街并不稀罕。人们之间真诚相见，平等如常，并不在意你的身份和地位。

由于我家临近二校门，家父金希武又是当时清华大学九三学社召集人。一旦开会，小院里就会汇聚了清华园内各路“神仙”（当时这种会叫“神仙会”）。我则成了门童，为各种“神仙”开门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位“女神仙”张守仪，她举止大方端庄，极有气质和修养。每当我去给她开门时，总会摸摸我的头，并给我一个逗孩子的鬼脸，还开玩笑叫我“小金先

□ 荷花池

生”。后来听我父亲介绍：她是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建筑学者，为当时国内不多的住宅设计女专家。说来真是机缘注定，30年后的1978年，我有幸考上了“文革”后清华大学的首届研究生，张守仪先生恰恰成了我的导师。

1963年，我从一名小河旁的小顽童成了清华大学土建系的大学生，心中总忘不了当初把我从小河中救起的那位穿大褂的大学生，梦想着能成长为像他那样的人。没想到1966年，在一个阴沉的夏末秋初的日子里，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硬被拽倒了。在二校门轰然倒地的一瞬间，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河似乎也震怒了，从来不发声不浑浊的河水也发出了嘶嘶哀鸣并涌起了黑浪，如此有悖天理的一幕竟然会发生在这个文明高雅的知识圣地！

1978年深秋，在阔别了清华园十年之后，我又重新徜徉在二校门前的小河旁。我在既熟悉又陌生的二校门旧址前停下了脚步，身边匆匆走过的行人们已经怀揣着新的梦想，迎接一个新的时代，我却不禁又回想起那位素不相识的身穿大褂的大学生，他那双朴实有力的大手，抢救和温暖着一个幼小的心灵，这些都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淡忘的。

小河流淌，时光飞转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终于重回清华园工作，看到了重建后的二校门。尽管是座仿制品，但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回到了文明的正道上了。

小河流淌，日月飞歌，清华园已今非昔比。一批批海内外学子踌躇满志昂首阔步进入二校门，在神圣的科学殿堂，铸魂蓄能，为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；又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走出二校门，迎接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，在广阔天地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。

小河流淌着，流淌着我从小到大的岁月，流淌着世间人们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光明与黑暗的历史瞬间。今天，每当我路过这条小河，在留恋河旁美丽的景色时，更会陷入对那逝去往事的追忆和深思之中。一条小河承载了太多不能忘怀的历史，但她总会静静地流淌着，去见证更多美好的人间故事和历史传奇。

南乡子·入学六十年歌

○王树文（1966届精仪）

何处望清华？壮丽校园思无涯。二校
门内大礼堂，景佳，左堂右馆簇拥她^①。

游泳池度夏，荷塘滑冰好潇洒。住遍
一、七、十二号^②，哈哈，母校到处都是家。

①指清华学堂和科学馆。

②1960年9月至1963年夏在动力系住学生宿舍1号楼，后来全班调转至精仪系，先后住7号楼、12号楼。

山坡羊·获奖有感^①

○王树文（1966届精仪）

清华校训，终生笃信。永难忘母校师
恩。清华情，同窗亲，服务校友三十载^②，传
承清华创新精神。做，清华人；扬，清华魂。

①在清华大学第21次校友工作会议上，我
获得母校颁发的“清华校友工作荣誉奖章”。

②抚顺清华校友会，1986年由我发起并
运作，在全市联络校友，历时两年于1988年成
立。至今坚持活动已32个年头。我先后任秘书
长10年、会长20年。